

尚書孔傳參正

尙書

孔傳參正十九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康誥

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

封康

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城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

叔曰

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

民告

以紂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

始爲

梓材示君子可以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書序成

王既

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書序成

同書

疏引馬云康圻內國名僞孔所本索隱引宋忠曰康叔從康

徙封

衛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疏又引鄭云康誥號江云逸周書

謚法

解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此三義皆

與康

叔之行相似故鄭以康爲謚史記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

得封

是當武王時康叔未有國及武王崩即有流言之事周公東

征時

未遑封康叔也三監誅而以其地封康叔則始封卽衛國何

嘗有

康國乎鄭說馬宋僞孔皆非皮云康乃謚號而以之名篇

者史

公分別康誥酒誥梓材之義以務愛民屬之康誥則康當取

愛民

爲義康誥篇云用康保民用康父民迪吉康康乃心康字甚

多疑

康叔卽以此爲號如成王生

惟三月哉生魄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惟三月哉生魄古文也今文魄一作霸哉一作

則三月為攝政四年之三月也魄一作霸者漢書律歷志引顧命

惟四月哉生霸此亦當同釋詁哉始也說文霸下云月始生霸然

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隸古定本同唐本改

魄哉一作載者漢書王莽傳作載生魄段借字禮鄉飲酒義月三

日則成魄推度災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援神契云月三日而

成魄三月而成時白虎通日月篇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楊子法言

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是今文說皆以月

初生明為魄釋文引馬云魄腦也謂月三日始生兆腦名曰魄說

文腦下云月未盛之明也从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

志引三統術云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

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此劉歆古文異說僞傳所本

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邑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

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周公初基今文無徵作新大邑

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古文也今文無大字○周公初基者書

疏及大司徒疏詩芄莒疏引鄭云此時未作新邑基謀也岐鎬之

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為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

天子之居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

居攝四年也隆平已至今文無大字者大傳周傳云周公將作禮

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

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

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  
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  
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孫云大傳云各攻位  
于其庭是今文以基為基址與鄭說異洛當為雒詳禹貢章諱存  
云經言大邑指王都言新邑指下都王都起四年三月成於五年  
三月下都起五年三月乙卯成於六年此鄭善推伏生年數昭合  
經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  
史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  
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  
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侯甸男  
邦采衛古文也今文男邦作任國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今文無  
徵○男邦作任國者以史記引禹貢文推之當然大傳云周公攝  
政四年建侯衛周語侯衛賓服韋注此總言之也侯甸男邦采  
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  
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  
男采衛是也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  
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蠻服以內為中國蠻服亦謂  
引鄭云不見要服者遠於役事而恆闕焉九服於大司馬職為九  
畿亦曰九近畿圻近三字通邦字居中以貫上下○百工播民和  
見士于周者工官播布土事也百官徧布民皆和悅周公咸勤乃  
天官書以星見為效正義效見也此見士訓為效事周公咸勤乃

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

誥治者釋誥咸皆勤勞也凡效事於周者公皆勞之書疏云為大

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鄭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案釋誥洪

代也爾雅作鴻古字通釋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成王命

一本作周公通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成王命

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

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干明當受教訓○王若曰孟侯

朕其弟小子封今文與古文同王鳴盛云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

從無稱為孟侯者偽傳臆說不足信○今文同者漢書王莽傳莽

上奏太后曰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

稱王之文也書疏引鄭以王若曰為總告諸侯大傳略說云天子

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為總告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

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

及父在時皆知之鄭注孟侯者於四方為總告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

也鄭又注尚書云依略說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與俱諸康叔

引鄭注金縢云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

使誥詞若自成王出禮文王世子云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

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蒞阼以

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

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誼也是周公居攝時以世子禮教成王

則呼成王為孟侯不足異也伏生為傳尚書之鼻祖大傳所說是

未經秦火時所受於先師之遺義蓋自七十子以來邇有師承者

不可駁也皮云白虎通朝聘篇朝禮柰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之通

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遺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  
矣觀禮經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云天子太子年  
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禮記孝經曰昔者明王  
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鄭云古  
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儀禮賈疏引書大傳太子出  
迎之法非周制也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于齒胃審方俗于郊迎  
代大傳之文周制也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于齒胃審方俗于郊迎  
用法不得以周禮無文為疑大傳無文義理駢曲不知一代之猶  
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以  
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略說孟侯義合是殷  
伏生言高宗為太子時知人民之所好惡與略說孟侯義合是殷  
時有此制史記五帝紀解四門穆穆云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集解  
引馬融云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賓迎四方諸侯正太子迎侯之事蓋堯將禪舜先使舜居太子之  
職自唐虞至殷其制皆然封康叔在居攝四年未制周禮故循殷  
制呼成王為孟侯其後周公制禮損益前代無復此制所以儀禮  
無太子迎侯之文後人不知有此事惟伏生見古書識其制耳書  
疏云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不知周公攝政稱  
天子見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諸書荀子史記大傳說苑准  
南論衡皆有居位踐阼之文此王若曰實居攝稱王民無二王公  
稱王則成王止可稱世子古者世子之稱繫於今君亦繫於先君  
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是君薨仍可稱世子孔子  
曰卿大夫士從攝主是古有代君攝位之事左傳是以隱公立而

奉之杜注立為太子師國人奉之孔疏云太子者父在之稱今惠  
公已薨而云立為太子者以其未堪為君桓周公攝位猶之魯隱隱可奉  
此推之成王少未堪為君猶之魯桓周公攝位猶之魯隱隱可奉  
桓公為太子周公何不可奉成王為太子乎其云孟侯者周公使  
成王迎諸侯非周公以王為侯如孔疏所疑也王鳴盛據大戴記  
公冠篇公冠為成王可稱公即稱侯孫星衍據釋詁侯君也太  
子稱孟侯猶云長君漢靈帝皇子辨稱史侯皇子協號董侯雖申  
伏義皆與伏義不符且史董乃亂世之事豈可以證古制哉漢書  
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與其所撰白虎通引大傳義不  
合陳喬樞以班固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益小夏侯  
說也然攷之史記康叔不得稱侯衛世家云封康叔為侯始稱侯是衛  
何爵後皆稱伯至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侯為侯始稱侯是衛  
初封時乃伯爵非侯爵然則班志未可據而伏鄭以為成王者其  
義不可易矣周公封康叔必呼成王者成王為太子主迎諸侯則  
封諸侯亦太子之所有事故公並戒成王趙岐注孟子以康諸侯為  
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岐用今文說蓋今文義如是段云孟  
為迎者孟音如芒迎音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惟汝大明  
如叩此於疊韻求之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惟汝大明  
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今文與古文同文一明下多俊字○今文同者尚書大傳周傳引書  
日惟乃不顯考文王禮大學引康誥曰克明德大傳周傳引書  
夏侯尚書同出夏侯始昌此夏侯本也大傳又云子夏曰昔者三  
王愨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  
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

慎罰一明下多俊字者周傳引書如此蓋歐陽異文左成二年傳

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

去之之謂也荀子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

元而難知使人疑荀子引書又多一明字案此言文王尚德緩刑

荀說非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

經本惜不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

刑明此道以示民○不敢侮鰥寡庸庸今文無復祇祇威威顯民

古文也今文威作畏○不敢侮鰥寡者左成八年傳韓厥告晉侯

引周書如此釋之曰所以明德也蒙上文言之庸庸釋云勞也

今文威作畏者王應麟藝文志攷證云漢人引祇祇畏畏顯民廣

雅釋詁祇祇畏畏敬也徐幹中論法象篇文王祇祇畏畏彼區夏皆

以畏為威古威畏通用左宣十五年傳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杜

注用可用敬可敬則畏畏當為畏可畏也釋詁顯見也用肇造我

酒誥厥命罔顯於民言文王勤勞敬畏德澤顯見於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夏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諸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今文無復邦當作國○肇者釋詁云始也

修者中庸鄭注治也言用是始造我區域於中夏於我一二友邦

皆以修治邦作國者以今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

文例之當然下同不復出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遺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我西土惟時怙今文無復冒聞于上帝帝休今文與古文同○

我西土惟時怙者詩蓼蕭韓傳怙賴也恃也言西土之民惟是恃

賴之冒聞于上帝帝休者論衡初稟篇引康王鑄作之誥如此趙

四



岐孟子注引康誥同王鳴盛云冒有上進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

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

同殪戎殷今文殪作壹誕受厥命今文無徵○天乃大命文王今文與古文

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嘽嘽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

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

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

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論衡初稟篇天乃大命文

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

同若天使之矣書乃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

天殪乃大命之也○殪戎殷者左宣六年傳引周書曰殪戎殷杜

注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殪作壹戎殷者禮中庸壹戎

衣而有天下鄭注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者一用兵

伐殷也鄭本作壹與左傳作殪不同蓋鄭用今文楊雄克州牧箴

武果戎殷與左傳禮記同以戎殷為武王事今古文說不異○誕

受厥命者釋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

詰誕大也越厥邦此言武王事傳屬文王非○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今

文無徵邦當作國此言武王事傳屬文王非○越厥邦此言武王事傳屬文王非○越厥邦

邦厥民惟時敘者言于其國其民惟是順敘咸有理紀乃寡兄勛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算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德故汝小

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乃寡兄勛肆

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勛是寡兄亦謂寡有之

兄言殪殷受命乃汝寡兄武王勉繼先人之志爲之○肆汝小子  
封在茲東土者釋詁肆故也追述得受封爲諸侯之故由前人  
業勤勞以厲之白虎通封公侯篇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云不  
也卽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海  
之眾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之使封之親  
之義也以尙書封康叔據平安也鄭注居攝四年隆平已至與  
虎通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王曰今民將  
義合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  
二句今文無徵○今民將在云云者釋文通馬云述也釋詁祗敬  
也紹繼也孫云聞謂舊聞衣同依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爲衣言今  
人將在敬述文王繼其舊聞依其德言江云齊語服衣同聲故或  
以衣爲殷如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是其明證下文言殷先哲王  
商考成人讀衣爲殷乃與下意貫注言今民將視汝之敬述乃文  
考紹文考所聞殷之德言逸周書世俘解云古朕聞文考修商人  
典是文考嘗聞商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  
先謙案在察也言民將察汝之所行政教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  
保父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哲王之智王之道用安治民○往敷求于  
者史記云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依經文說之也詩  
賁鄭箋敷徧也釋詁保安也又治也言徧求殷先賢王之道以  
安治其民是問其先殷所以興而以愛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  
爲務也又一作艾者以今文例之當然

心知訓

汝當大遠求商家者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今文同者史記云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亦依經文說之賢人君子謂成人長者謂耆言汝大遠思惟商考成人之言度之於心則知道矣釋詁耆壽也訓道也周公誥康叔以此四語爲別求最要故史公說經亦注重四語宅作度者以今文例之當然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哲王之道

王用康保民今文無徵○別求聞由云云者由繇同釋詁繇道也又進而求之別求聞道於虞夏先王以安保斯民書疏引鄭云古

先哲王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廢大在天爲順德則不見

虞夏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廢大在天爲順德則不見

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今文無徵○弘于天云云者荀子富國篇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富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也先謙案爲君者徒務寬容而不能善善惡惡則弘覆而不順於德非裕乃身之道故若德爲尤要宋本荀子裕乃身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脫之言登顯在王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痛庭不至廢替與在王命義同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痛瘵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古文也今文瘵作矜○瘵作矜者後漢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矜矜引此經文李注尙書曰桐矜乃身孔注曰桐痛也矜病也是唐初本尙作矜古書經矜通作

王鳴盛云釋訪餽病也與鯨寡字同從魚不從疒故說文無鯨字  
後人以其訓病改從疒召詰智藏瘵在同皆非也段云爾雅郭注  
引書作瘵當是俗改本書疏引鄭云刑罰及已為痛病天畏其忱

江云言當視民如傷若痛病之在汝身敬哉屬下為義天畏其忱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民情大可見以小人

作謀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天畏其忱○古文也○今文畏作威忱

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斐忱言天德輔誠也爾雅郭注文選李注引

皆作威蔡邕瑯琊王傳蔡公碑示以斐謀之威今文尚書祗祗畏

畏作畏天威斐謀作威與古文尚書適相反天威斐謀者言天威

之明惟誠是輔於下民無私愛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者江

云天之惟誠是輔即於民情見之故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安當盡治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父民往當盡汝心為政無

民之道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父民往當盡汝心為政無

乃治民○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父民往當盡汝心為政無

無作母康作侗一作桐逸一作佚無豫字又一作艾○往盡乃心

云云者言汝往臨民惟自盡其心無苟安而好逸豫乃其治民之

道也盡作悉者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云往悉乃心宣帝

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五鳳二年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

心和裕開賢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封燕齊廣陵王策皆曰悉爾心

漢書董賢傳哀帝封賢策曰往悉爾心漢故國三老袁良碑往悉

乃心蔡邕西鼎銘悉心在公朱公叔鼎銘悉心臣事文烈侯楊公

碑悉心畢力三國志引英雄記袁紹遣使拜烏丸版文曰用能悉

乃心克有動力於國家皆用今文○無作母康作侗一作桐逸一

書十九

六

作佚無豫字者三王世家立廣陵王策云母伺奸伏段云此今文  
尚書也漢書武五子傳作母桐好逸顏注桐輕脫之貌皆無豫字  
侗桐字通倥侗一作空桐是其證也俞樾云經豫字衍傳以自安  
釋康字以逸豫釋逸字非經文有豫字也偽五子之歌太康尸位  
以逸豫故偽傳遇逸字每以逸豫釋之酒誥無逸多方諸傳可證  
此經豫字即涉傳文而誤衍漢書母伺好逸蓋康聲轉而為空與  
同聲相近故古文作康今文作侗逸下無豫字有明徵當據以訂  
正先謙案又一作艾者以今文例之當然廣陵王策又云於戲保  
國艾民可不敬與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  
亦用乃其艾民文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  
大大起於小不在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  
勉者勉○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文與古文同惠不惠懋  
不懋今文無微○我聞曰者古有是言引以證小人之難保也今  
文同者說苑貴德篇智果諫智襄子引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  
不在小與晉語知伯國引周書懋作茂古懋茂通用已汝惟小子乃服  
懋者左昭八年傳引周書懋作茂古懋茂通用已汝惟小子乃服  
惟弘王應保殷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  
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今文無微已當作照偽傳誤讀宏王為  
句○已作照者以大誥例之當然汝惟小子乃服惟弘者段云左  
傳引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此與周書曰明  
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法正同皆舉括之法造周即經文肇  
造我區夏也服弘大即經文乃服惟弘也說文服治也言其所治  
弘大王應保殷民者王引之云周語韋注應受也應保猶云受保

士冠禮字辭云永受保之應與容承俱聲相近易臨象傳容保民  
無疆容亦受也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言王方受保  
殷民也殷民者左定四年傳分康叔以殷民七亦惟助王宅天命  
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  
作新民引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  
與古文同○宅作度者以今文例之當然言王受保殷民汝亦思  
惟助王圖度天命也作新民者禮大學引康誥如此殷民被紂化  
漸染日久戒康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敬明之欲其重慎○王曰  
叔與之更始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敬明之欲其重慎○王曰  
嗚呼封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戲敬明乃罰今文與古文同○王曰  
呼作於戲者潛夫論述教篇引尙書康誥王曰於戲段云凡古文  
作烏呼者今文作於戲見匡謬正俗今本匡謬正俗古今字互譌  
證以漢石經殘碑於戲字可定○今文同者潛夫論引敬明乃罰  
禮緇衣引同孫云衛世家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司寇今此告以  
司寇之事在攝政之時者蓋周公知康叔仁厚可爲司寇故先教  
以慎刑後乃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乃惟終身行  
命以官也  
之自爲不常用犯汝○人有小罪四句古文也今文非眚作匪省  
式作戒○非眚作匪省式作戒者潛夫論云人有小罪匪省乃惟  
終自作不典戒爾江云典法式用也言自爲不法故用如此眚作  
省者通用字洪範王省惟歲史記亦作眚自作不典戒爾者既不  
法又不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

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

文也今文非終作匪終皆災作省哉辜作罪時乃作時亦○非終

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言恐貶謫人

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

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報讎人雖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

爲惡乃過誤爾是不能云讎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

刑赦過有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難者爾孫云省哉

當爲省哉詩傳適過也道極厥辜者以正道盡其罪也後漢陳忠

傳忠上疏曰明者嶺微智者識幾書曰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

小不可不殺此引書省文非有異本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

明服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王曰嗚呼封有敘

年傳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

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

謂也妹妹江云觀左荀所引知時字不下屬釋詁敘順也惟民其

時是也言其顯是殺終赦書之法則法大明而民服矣惟民其

勅懋和民既服化乃其自勅正勉爲和○惟民其勅懋和今文無

現楊倞注懋勉也言君大明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化惡爲善如

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欲去疾治之

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今文無微

○若有疾者荀子作而有疾現楊倞注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

案如荀引有當讀爲又惟民其畢棄咎者釋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父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若保赤子

若古文也今文若作如惟民其康父今文與古文同又一作艾○

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

注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王鳴盛云此經文用孟義乃合蓋此主用

刑言民之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自安治若

作如者禮大學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

注養子者推心求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惟民其康父梁商傳商

疏曰實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父也蔡邕和熹

鄧后諡議以迄康父薦皇甫規表迄用康父用此經文又一作

艾者以今文推之當然樊毅修華嶽碑康父室宇卽用經字非

汝封刑人殺人言刑殺罪人○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刑殺皆由天討非汝所得專

刑人之刑說文作無或刑人殺人者無以得刑殺人有妄刑殺非辜

刑云剕也與刑異無或刑人殺人者○無或刑人殺人今文無殺

○無或以己意刑殺人者言非汝封又曰剕刑人輕者亦言所得行○

非汝封又曰剕刑人僞古文也今古文則作剕○今古文則作剕

者王引之云則當爲刑字形相似而誤易困九五剕則虞翻注剕

鼻曰剕斷足曰剕正與康誥剕刑同義楊雄廷尉箴有國者無云

何謂是則是剕卽本於康誥也書疏引鄭注康誥曰臣從君坐之



刑則字當作刑左傳二十八年傳刑鐵莊子正臣從君坐之刑呂  
刑則制亦制之謊說文敬字引書曰刑制數辭是許氏所見本  
正作刑夏侯等今文尙書作贖制宮齡上齡在割頭庶刺案贖爲  
去膝蓋與刑同類故今文作贖古文作別與贖義不相當矣先謙案王  
周官作刑也若作刑字而言斷耳則與贖義不相當矣先謙案王  
說是據楊雄廷尉箴所見今文本作制則人據鄭注所見古文本  
作制則人也疏云則者周官五刑所無尙書無或制則人輕以戒  
爲人輕行之○書皆非是則則字出僞經無疑無或制則人輕以戒  
作刑者說詳上言雖輕刑亦不得以己意行之○王曰外事汝陳  
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其眾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今文無微茲殷罰有倫今文與古文同  
○王曰外事者江云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朝故云外事周禮朝  
事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  
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  
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棄人鄭注外朝司寇聽獄  
蔽訟之朝也汝陳時臬司師者廣雅釋詁臬法也說文臬射的也  
準的猶準則故以譬法釋詁師眾也司與伺同言陳列是法以司  
察汝眾也○今文同者大傳云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  
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荀子正名篇刑名從商爵  
名從周楊倞注商之刑法未聞康詒曰殷罰有倫言殷刑之允當  
也倫同會說文云理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  
言商刑有倫理可從

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

四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不蔽要囚今文無徵○又曰者書疏引

顧氏云周公重言之也要囚者周禮卿士云異其死刑之罪而要

之注云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服者言其詞服而獄具也要囚服

三字為句念五六日至旬時者旬十日時一時三月也小司寇

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卿士

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

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

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言斷獄者據要囚辭服以論罪恐不詳

慎而誤入人於刑當思念五六日或至于十日及三月也不蔽要

囚者不大也王鳴盛云太宰入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弊羣吏之

治鄭皆訓弊為斷說文無弊有蔽弊即蔽也左昭十四年傳蔽罪

邢侯杜注蔽斷也久而後大斷之者求其情觀有可生之路且恐

囚虛承其罪亦容其自反覆刑者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是

一或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王曰汝陳時臬事○王曰汝陳時臬事

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王曰汝陳時臬事

罰蔽殷彝今文無徵○王曰汝陳時臬事○王曰汝陳時臬事

也司尊彝序官鄭注彝法也江云上文云汝陳時臬事此亦當用其

同事字下屬言汝陳列是法以從事於罰斷為殷之常法用其

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

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今文無徵○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者荀子賓坐篇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

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致士篇云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  
於人也王肅自定家語始誅篇云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  
惟曰未有慎事肅注庸用也即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  
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  
爲順段云據注文引經慎字亦當同荀子作順轉寫之誤也尚書  
卽作次者古音次同泰在第十二部如次室之女一作漆室之女  
小篆奎字古文作聖周禮巾車故書軟字讀爲泰皆其證肅依傍  
荀子荀所據非必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同疑與今文尚書  
合也先謙案肅注與僞傳合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劉云殷彝  
常法也義刑義殺因時制宜周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官所謂重典輕典不常用也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遜事今文遜當作訓  
以爲不足○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今文遜當作訓○  
今文遜作訓者荀子兩引書此文當作乃汝盡訓曰時敘惟曰未  
現就荀義推之則今文尚書此文當作乃汝盡訓曰時敘惟曰未  
有訓事上曰字詞也言汝盡訓其民曰已於是就敘惟自念曰尚  
未有訓民之事也故荀引以爲先教之證荀訓事作順事者順訓  
義同字亦通用史記堯紀紀能明馴德徐廣讀馴爲訓而解爲順舜  
紀五品不馴殷紀紀作五品不訓亦釋爲順漢書律厯志子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詠字係傳寫之誤當作訓故隋  
書律厯志引書作訓以出納五言而漢志釋書云順以歌詠五常  
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荀子之順事亦卽訓事之誤堯  
典五品不遜今文尚書作不訓辭規知此盡遜遜事兩遜字今文

必皆作訓說文孫順也唐書曰五品不慈是古文尙書亦作已汝

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

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款心○已

汝惟小子五句古文也今文已作熙○已作熙者以大誥例之當

然釋詞其語助也王鳴盛云左定六年傳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

爲相睦故云朕心朕德惟乃知也江云朕心屬上讀心朕心言以

我心爲心也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爲

其義亦通殺人顛越人於是取貨利○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

貨今文無微○凡民自得罪云云者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

行乎下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

逃亡之由不足以勉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人辭

聽或斷章取義王鳴盛云此以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

同或斷章取義必服其罪苟義得之先謙案言凡民有自得罪而不

悔者若寇賊攘奪內爲姦外爲先殺于人取于貨也孟子引康誥

曰殺越人于貨趙警不畏死罔弗憝警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

注越于皆於也警不畏死罔弗憝警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

作不識者孟子引康誥不與死凡民罔不識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遣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經注並有凡民二字是僞經獨無二字矣皮云趙岐治今文學所據孟子本當與今文尚書同故與說文引周書異其訓讞爲殺亦與說文作讞訓怨不同疑亦今文說也孫云譬作閔聲相近讞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信非古字云殺未詳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王曰封元惡大憝今文與古文同矧惟不孝不友今文無徵○今文同者楊雄法言修身篇君子悔吝不至何元讞之有李軌注元讞大惡也憝讞字同元讞即擧括此經元惡大憝之文釋詁元首也元惡惡人之魁首大憝大爲怨於人矧惟不孝不友者說文矧作弋云詞也言首惡爲民大怨者其惟不孝不友之人乎釋訓善父母爲孝善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兄弟爲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子弗祗服厥父事二句今文無徵○子弗祗服厥父事云云者釋詁祗敬也服同反說文治也禮記生日父母死曰考妣書疏云考妣通生死倉頡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爲篇考妣延年明非生死異稱也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父不能字厥子二句今文無徵俞樾云士冠禮鄭注于猶爲也聘禮記注于讀曰爲古于爲同聲通用此于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不念天之亦當讀爲下于弟同

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于弟弗念天顯二句今文無徵  
○于弟弗念天顯云云者孫云釋詁顯代也謂兄於天倫有代父  
之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  
念鞠子哀二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  
句今文無徵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  
罪乎道教不至所致○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  
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者政人爲政之人說文得取也惟至此不  
孝慈友恭我政人必取而罪之若不於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  
我政人得罪則爲不善者無所懲戒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  
道○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今文無徵○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者承上不得罪言王引之云泯亦亂也呂刑泯曰乃其速由文王  
泯焚焚傳泯泯爲亂也此傳訓泯爲滅失之  
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  
今文與古文同○曰乃其速由者孫云由同說廣雅釋詁云舉也  
速與酒誥惟民自速辜之速同義言此父子兄弟不睦之人乃其  
自召罪誅也○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者漢書宣紀元康二年詔風  
俗通皇霸篇引書同潛夫論述赦篇云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尤  
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  
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又左僖三十三年傳晉曰季引  
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相及與曰季語意同後漢肅宗  
范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曰季語意同後漢肅宗

紀元和元年詔亦引書父不慈云云李注引左傳胥臣云云胥臣  
即曰季也潛夫論論榮堯堯聖父也而丹囚傲舜聖子也而瞽頑  
惡餘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  
語意同前書疏以爲卽此文孫星衍云罪不相及卽不於我政人  
得罪也細按文理實不相合無庸強附王鳴盛云蓋逸文也反側  
初平用法宜寬猛兼濟刑茲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  
疑此卽當繼以曰季所引云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凡民不  
云然不可攷矣江聲說略同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  
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  
乎○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今文無微不率大戛者釋詁  
戛常也郭注戛義見書矧惟外庶子訓人者書疏引鄭云訓人謂  
師長江云庶子言外者對小臣近君者而言故爲外也庶子周禮  
謂之諸子禮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  
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云云與周禮諸子職同  
文故鄭注於敘官諸子云或曰庶子也周禮云諸子掌國子之卒  
又云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  
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燕義稱庶子官職亦云然惟厥正人越小  
然則庶子主訓教國子者目爲訓人以此故也惟厥正人越小  
臣諸節則亦在無赦之科○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今文無微○  
惟厥正人者孫云釋詁正長也卽上文正人王鳴盛云鄭注周禮  
宮正主宮中官之長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大府爲王治藏之長  
此類是也書疏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案三百六十職中如太宰  
司徒六官之長其秩甚峻此經正人在庶子之下品秩不甚尊恐

止當指宮正之類疏說非也越小臣諸節者江云周禮小臣掌王之小命此則諸侯之小臣蓋亦掌君之小命節所以爲瑞信小臣傳命或受節以出故曰小臣諸節王鳴盛云馬注太誓云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彼太誓在軍警戒羣臣則諸節自是受符節從軍者此是國中之官則諸節爲有符節吏周禮掌節上士二人乃別播人中士四人則諸侯之掌節當亦不止一二人故云諸也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汝今往之國當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乃別播敷造今文與古文同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今文無微○乃別播敷造者孫云漢書王尊傳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尙書有此造獄事也造獄者不循常法遇非常之事不得已而用之歐陽造獄別無可疑今文說此條之義也劉云播當作譖說文譖敷也此敷字疑衍以訓詰字入經耳先謙案盤庚王播告之說文作譖此亦當同乃別播敷造與上文不率大戛相對爲文言不率常法而別造非刑以譖敷於眾也○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者言民共大譽者乃不念不用以病厥君是乃引進惡人俾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民惟朕怨也瘵當作驟見上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惟長之正道○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古文也今文已作熙○已作熙者說見上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者言庶子以下諸官有如此者汝當速用此義刑循而殺之○亦惟君惟長者



江云亦者亦弼惟也君長謂他國諸侯康叔爲牧伯得征諸侯之  
有罪者故及之詩旄邱序云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則衛之先  
世爲方伯也此上不孝不友之民及外庶子小臣之官皆就  
衛言若君長於衛者卽康叔矣故知君長謂他國諸侯也 不能

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父爲人君

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

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不能厥家人五句今文無微○不能厥

家人云云者江云不能不相能也左文十六年傳宋昭公曰不能

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與此經語意相似小臣外正者小

臣卽小臣諸節外卽外庶子訓人正卽正人也言若他國諸侯不

能其家人及其小臣外正惟恣行威虐大放棄王命乃非德教可

用以治也謂當征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常

討之而語特含蓄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事

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

敬忌而法之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今文無微惟文王之所

敬忌今文與古文同○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者典常也法

也由同猷猷裕道也言汝於常法亦當無不克敬毋稍怠忽乃更

善道其民斯民皆感化矣○今文同者說苑君道篇虞芮質其成

於文王入文王之境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開田而反

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

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此言虞芮敬

畏文王引經文推言平獄之事荀子君道篇引同國書疏引鄭云

敬忌祇祇威威是也案威畏字同祇敬畏忌義亦同也禮表記引

甫刑曰敬忌鄭彼注忌之言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慎戒慎亦畏  
意也顧命云以敬忌天威其義亦同謂此心當惟文王之敬畏而  
奉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  
其道乃裕民三句今文無微○乃裕民者言必惟文王  
此悅懌汝德○乃裕民三句今文無微○乃裕民者言必惟文王  
之敬畏乃能裕道其民也曰我惟有及者言文德如天不能仰望  
惟敬畏之甚其心書曰我惟有庶幾企及之事則予一人以懌者  
天子當悅懌汝也詩傳懌悅也荀子君道篇明主急得其人得其  
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懌此之謂也孫云荀以爲用賢之義  
此秦以前古文書說詩靜女釋文說懌當作說王曰封爽惟民迪  
釋懌非古字與擇音相近亦可通故荀爲擇也王曰封爽惟民迪  
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今文無  
國語實有爽德賈侍中注爽貳也下文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  
迪屢未同則此爽惟民謂民心爽貳也釋詁迪道也說文吉善也  
道之善則安靜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其惟殷先哲  
爲求等○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二句今文無微○我時其惟云  
云者釋詞其猶乃也詩下武世德作求鄭箋作爲求終也江云我  
是以思惟殷先哲王之德以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  
治民庶爲終成殷先王之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  
厥邦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矧今民二句今文無微邦當作

國○矧今民云云者江云釋詁在存也況今民無道之者則王曰  
不適於善政所以治民也不有以道民則無政以存其國矣王曰  
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  
所行欲其勤德慎刑○王曰封三句今文無徵○王曰封子惟不  
可不監者釋詁監視也言我思惟不可不於民監卽對下文民不  
靜言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者上文詳告以明德慎罰則德之說  
謂明德之說罰之行謂慎罰之行惟視民情如此故德刑不可偏  
廢也王引之云于猶越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  
與也連及之詞行道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  
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今惟  
民不靜三句今文無徵○今惟民不靜云云者釋詁戾止也釋言  
屢亟也郭注亟太數也言今思惟殷民不安靜爽惟天其罰殛我  
未定止其心道之者數矣猶未和同言其難治爽惟天其罰殛我  
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  
無徵○夷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者說文夷明也言明明者天  
以不能安民之故其或誅罰我我亦不敢怨天也段云何以洪範  
多方此殛亦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民之  
當本作極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民之  
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愼罰明聞於天者乎言  
罪大○惟厥罪四句今文無徵○惟厥罪云云者言我但自思惟  
其罪凡過不在大亦不在多皆不敢不引咎自責況王曰嗚呼封  
曰殷民不靜上顯聞于天者乎鄭書贊云尙者上也王曰嗚呼封

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修己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

無作怨古文也今文無作毋勿用非謀非彝今文無微○無作母

者史記三王世家燕王旦策云毋作怨漢書武五子傳同謂無造

作私怨也勿用非謀非彝者勿用非道之謀非常之法段云燕王

旦策文毋作怨下作毋偶德辭讀註一非道之謀非常之法段云燕王

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敏德焉敏則有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

等語之異文蔽時忱不則敏德焉敏則有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

今文無微○蔽時忱者文選辨命論引鄭注論語云蔽塞也說文

忱誠也言非謀非彝蔽塞是誠心故當勿用不則敏德者江云師

氏以三德教國子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故告以當大則效敏德用

也段云此不則與無逸不則有愆同不必訓則為法段說較長

康乃心願乃德遠乃猷  
猷今文無微○用康乃心願乃德者言惟敏行其德以康定汝心  
願省汝德也遠乃猷者當速下裕字為句王引之云方言裕猷道  
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即遠乃道也君夷云告君乃猷裕  
與此同猷由古字通道謂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  
裕民皮云據方言則楊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  
維所用今文義當如此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則我不汝罪過不  
絕亡汝○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今文無微○裕義見上乃以民  
寧不汝瑕殄者江云鄉射禮主人以賓揖鄭注以猶與也此經以  
亦訓與言如是乃與民相安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我則不汝疵瑕不汝殄絕也

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干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干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今文同者禮大學引康誥曰惟命不干常言不專佑一家也史記三王世家齊王問策亦引惟命不干常言不專佑一家也史記三王世家傳襄二十三年傳戰國策二十四引同汝念哉無我殄我言而不念○汝念哉無我殄我今文無徵○汝念哉無我殄者當連下享字爲句江云毋殄絕我之命祀也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之山川社稷所謂命祀國亡則絕其祀左僖二十一年傳衛遷于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公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享明乃服命○享明乃服命今文無徵○享義見上明祀是也乃服命者明勉也服謂七章之服命七命也大行人諸侯之禮冕服七章七章者鷩冕之服自華蟲而下其衣三章華蟲也火也宗彝也其裳四章藻也黼絲也黼也黻也典命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高乃聽用氏父民無徵○高乃聽用康父民者廣雅釋詁高敬也言敬聽我訓以安治民漢書張釋之傳文帝命釋之卑之無甚高論釋之乃言秦漢閒事此云高聽則非高論不足以聽知當時康父殷民非用先王道德之言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常法○王若曰往哉封勿不能爲治也王若曰往哉封者往就所封之衛地也勿替敬典者釋詁替廢也承上文汝罔不克敬典言之望其承守弗失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卽汝乃以殷民世享  
世享今文無徵○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者唐石經告汝乃以殷民  
叔封於殷虛故以殷民言之皮云按周公居攝封康叔兩漢今古  
文無異義後人乃謂武王時事又或用宋忠說以爲由康徙封衛  
臆說無據既明辨之矣惟史記三王世家云康叔後汧祿父之難  
後漢書蘇竟曉劉龔書曰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或  
據以爲康叔先封管蔡後亂之證案管蔡流言時京師必有從亂  
者惟康叔不從周公東征康叔當有協贊之功故公知其能使監  
殷民於衛此二說所由來也或又以云後汧祿父之難似乎受封  
在先攷未央宮羣臣奏云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  
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  
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汧祿父之  
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此蓋諸臣約舉其事未及分別其文伯邑考  
前卒不云有後封國云八人建爲大國已失其實諸臣意在  
早封王子引古失眞不得據一時疑似之文違史公明說也

尙書

孔傳參正二十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酒誥

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史記衛世家周公申告康叔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

故紂

之亂自此始觀又自序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此因書非一篇故云申告皮云或謂武王封叔於康時已作誥成王徙衛乃取

武王

封叔於康之誥以申之或又謂康誥作於武王酒誥梓材作於成王故三家與馬本作成王若曰不知周本紀云作康誥酒誥

梓材

其事在周公之篇衛世家云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是三

篇皆周公一時所作此篇獨云成王若曰蓋舊史之文如是

非別

有異義也楊子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

篇俄

空焉今亡夫酒誥與康誥同一序楊疑別有序而亡之故有

之歎

之歎

王若

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

歌以

北是○王若曰今文作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今文無徵

邦當

作國段云僞孔本無成字蓋因馬說斷之然則僞孔之或異

於馬

鄭王者多不可信矣○今文作成王若曰者釋文云馬本作

成王

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

成王

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

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  
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云成此三者吾無取焉  
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云未聞也書疏云馬鄭王本  
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云成王所云成道之王釅云馬鄭王本  
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案馬云俗儒謂三家也魯世  
家云周公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狄諸  
不敵離成王賦詩云又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  
湯生稱成王之比非史家試筆三家之說固可信也況願命云豈  
日乙丑成王崩尤顯然可證乎僞孔刪之大非馬云後錄書者加  
之亦非也皮云藝文類聚引春秋元命包云文王造之而未遂武  
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人之故曰成王亦以成王爲生  
稱漢書韋元成傳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  
世以行爲謚而已亦即生號成王沒因爲謚之說大傳云奄君薄  
姑謂祿父曰成王尚幼矣今本多改爲今王不知成王本生號也  
衛賈馬之本同三家而馬詆三家爲俗儒不用其說詩周頌成王  
不敢康國語明云道成王之德乃成王在時所作毛鄭以爲成是  
王事其說迂回難通宋儒乃疑是祀成王詩今文廢而經義不明  
不得其歸咎於毛公馬鄭之崇尙古文者矣○明大命于妹邦者  
釋文引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詩桑中及鄰鄭衛疏引鄭云妹邦  
者紂之所都處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其民尤化紂嗜酒  
今妹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先謙案妹沫字通妹牧一聲之  
轉妹邦即牧野也段云如茅蒐之爲妹卯谷之爲妹是矣余有說  
詳詩三家義疏桑中篇毛分鄰鄭衛爲三卷鄭誤因之以爲妹邦



專屬邠非也康叔之封兼有邠邠衛不能析為三國大命謂王命  
尊之故言大誥康叔明教妹邦即下文沫土嗣爾股肱等語也今  
文邦作國者以諸篇例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第稱穆將言始

之當然下同不復出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第稱穆將言始  
國於西土西土岐周之政○乃穆考文王二句今文無微○乃穆

考文王云云者自后稷以下至文王十五世不啻為昭至文王當  
為穆故云穆考說文肇始開也厥誥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

文王遷都於豐故言始開國也厥誥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  
夕曰祀茲酒文王其所告慎眾國眾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

越少正御事古文也今文茲作祕邦作國朝夕曰祀茲酒今文與  
古文同○茲作祕者王念孫云漢碑多用今文衡方碑鐫茂伐祕

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以告來世廣韻祕告也茲與祕  
古字通茲亦告也車騎將軍馮緄碑刊石立表以茲來世酒誥厥

誥茲庶邦庶士言誥告庶邦庶士也又曰汝典聽朕茲言汝常聽  
朕告也皮云張遷碑刊石立表以茲後昆亦同此義廣韻之訓蓋

本尚書舊注莽誥云天茲勞我成功所茲亦當訓告孟康訓慎失  
之王鳴盛云士之言事朝臣各有事故稱庶士康誥正人為正官

之首此少正乃正官之副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僑家語魯有少正  
卯則少正之名其來已久御事者蓋亦總目庶士少正而言○今

文同者論衡語增篇按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  
酒也又謹告篇云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非疾

之者宜有以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  
改易之也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

陶命肇我民惟元祀今文無徵○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釋  
詁元大也惟天之降命賦性肇生我民所以報本反始者惟祀為  
大就祀事推言之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  
必有酒重祭神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  
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  
天降威三句今文無徵○天降威云云者言天降威成監臨於下  
我民所以大喪亂其德性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率於小大  
者亦無非以酒而亂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率於小大  
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越小大邦用喪二句今文無徵邦  
當為國○越小大邦云云者于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  
酒敢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  
罪飲酒○文王誥教小子三句今文無徵○文王誥教小子云云者  
孫云小子謂康叔先謙案孫說是也承上文文王誥教小子云云者  
康叔當日親聞誥教者為言以深戒之有正有事者正政字同洋  
氏鄭注引此文作政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無彝酒者釋  
詁彝常也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  
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段云案此酒誥而系之康誥蓋周時通  
酒誥梓材為康誥也皮云據此則三篇實同一篇韓非在焚書之  
前其說當可據彼執酒誥成王若曰以康誥為武王作者其謬不  
待辨矣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眾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  
祀今文無徵德將無醉今文與古文同無一作毋○越庶國飲惟  
祀者江云於是眾國用文王教飲酒惟於祭祀○德將無醉者廣

雅釋言將扶也言以德相扶持也不至於醉大傳云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嫌宗也出而不止是不惠也親而甚敬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倘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引見禮郊特牲鄭注云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言眾邦惟祀事侍於天子或飲於大宗無作母者論衡語增篇世間德將母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今文無徵○惟曰我民迪小子者言惟是我民皆用文王之教各善道其子孫據下聰聽祖考之彝訓句則此及下文小子與祖考相對爲文必指民之子孫或以爲指康叔非○惟土物愛厥心臧者土物黍稷洪範土爰稼穡釋詁臧善也惟愛土地所生之物以善其心謂酒以糜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穀當知愛惜也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皆聰聽

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

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聰聽祖考之彝訓三句今文無徵○聰聽祖考之彝訓者惟土物愛即常訓也祖考以是爲教子孫皆明聽無忽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者於大德不踰閑小德亦無出入小子惟歸於純一也

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妹土爾爾股肱三句今文無徵○妹土  
爾爾股肱云云者江云文選七發引賈逵注云純專也言今故往  
妹土惟當告妹土之民爾爾股肱之力專惟黍稷是藝服勞奔  
走以事其父兄五穀惟言黍稷者舉其土所宜鄭詩譜云邶邶衛  
在冀州大行之東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其穀宜黍稷則洙土宜  
黍稷也孫云藝當爲執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或爲黍越絕書  
甲貨之戶曰黍爲上物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古者貴黍稷喪大  
記疏云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  
故舉五穀以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牛農功既畢始牽車  
黍稷言之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牛載其所有求易  
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古文也今文孝養作欽○孝養作欽者白虎通商  
賈篇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賈  
之哉我待賈者也即如是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  
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歟防欲畱供養之也段云此謂如書言  
牽車牛遠服賈用似非止曰賈矣然書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畱供  
養之則非遠游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以用字上屬爲句孝養二  
字作欽字今文然也其引論語證止曰賈與蔡邕石經合齡論  
語爲政篇邢疏解大車無輓引此經車牛遠服賈用或賈用連文  
古語有然陳云釋言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爲證其義與僞  
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書說也先謙案釋詁服事也說  
文賈坐賣售也言疾牽車牛遠從事於賈用仍歸敬奉其父母夫  
既曰遠行則非賈矣然其意刻不忘親賈非逐末之商可比故推

其留養之心不謂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乃自絜厚致用酒養

也○厥父母慶三句今文無徵○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者釋

文引馬云洗盡也孫云盡盥盥字之誤說文盥滌器也先謙案盡

疑靜之聲近而誤也說文興下云設膳膳膳多也言其父母見子

勤孝慶幸之餘自洗滌其器豐多其膳而致用此酒斯亦飲酒之

美事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統庶士有正者其汝

常聽我教勿違犯○庶士有正三句今文無徵○庶士有正云云

者上執黍稷服賈用是告洙土之民此則洙土之士大夫亦命康

叔告之伯長也典常也王鳴盛云庶士統卿大夫而言有正正官

之首各見上文上言庶士而繼以少正則以其卑賤者別言之此

言庶士而繼以有正則指其尊貴者別言之皆舉此以該彼互文

亦省文也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皆德尤重者言之耳若如傳云

統庶士有正**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

者未必然也**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

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爾

大克羞者惟君二句今文無徵○爾大克羞者惟君云云者爾謂

庶士以下釋詰羞進也者謂老成有德者惟圖惟也禮檀弓晉申

生謂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惟君猶圖君也古天子諸侯皆

有養老之禮言汝大克進者老以圖君事而助君養之爾乃飲食

醉飽笑不可者大傳云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

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此傳釋經羞者之義陳云羞者即養

老之事古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

者始得用酒以養爾庶士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  
助君養老乃亦得醉飽也○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不惟曰爾克永  
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不惟曰云云者不大也小宰先鄭注  
觀省作稽中德今文無徵○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考  
稽合也大而爲稽合於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考  
觀省而所作為稽合於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考  
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  
逸之道○爾尙克修饋祀二句今文無徵○爾尙克修饋祀云云  
者書疏引鄭云饋祀助祭于君文選祭顏光祿文注引倉頡云饋  
祭名也遷人鄭注饋食薦熟也君之祭祀必擇羣臣之賢者使之  
助祭既能永觀省合中德庶幾克進而助祭於君也釋詁介右也  
右亦助也薛綜東京賦注逸樂也旣在饋食祭祀之列爾乃自助  
祭之賓以燕樂而飲酒又不僅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老成人爲  
助君養老之可飲食醉飽矣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老成人爲  
醉飽考中德爲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乃允惟  
王正事之臣今文無徵○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者上文有正有  
事正卽政也此正事亦當爲政事允信也此人雖共茲亦惟天若  
職侯國信惟我王朝廷正事之臣言爲天子之命卿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  
句今文無徵○茲亦惟天若元德云云者若順也元大也言此人  
大德惟天亦順助之而其功名德業將存在王家永不見遺忘矣  
自妹土至此所謂明大命於妹邦也段云足利古本不作弗下亦  
不暇越怨不易民罔不盡傷心不惟自息我其可不大大監撫于時

竝同玉裁按弗與不古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  
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春秋  
經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薊弗及何邵公曰弗者不之深者也  
二字古音亦徑庭遠甚弗在第十五脂微部不在第一之哈部而  
轉入於第三尤幽韻也集韻始誤認爲一字入勿不字下云分物切  
之不可入尤幽韻也集韻始誤認爲一字入勿不字下云分物切  
無也通作弗辭季宣書古文不問不弗字皆以亞爲之夫亞字本  
卽說文左戾右戾兩字之合蔽用其形轉讀而爲弗則與弗  
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亞也不亦作亞則尙書有弗而無不矣有  
弗而無不則語言之輕重全不可攷矣曾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尙  
書可盡信乎點叔弼臆斷正貼孝至若古經轉寫既久不  
弗互譌不可究正姑皆仍舊發其例於此以俟能者詳之 王曰

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

我文王在西土

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于孫皆庶幾能用上敎不厚於

酒言不常飲○王曰封五句今文無微邦當爲國○王曰封云云

者棐輔徂往腆多也言我西土之輔佐若往日之邦君治事小子

尙能用文王敎不多於酒徂訓往與下至于今相應御事總謂朝

臣小子舉民之幼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

者以該長者也王命○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今文無微○故我至于今克受

殷之命者言我受殷命由西土邦君御事小子不多飲酒之故以

勸勉康叔能使洙土從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化亦永保其福祚矣

顯小民

四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王曰封

曰在昔殷先哲王所以名稱後世者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

乙成王畏相

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閒之王猶保成其王道

文無徵自成湯咸至于帝乙今文無咸字○經德秉哲者孟子盡

心篇經德不回經德其德有常易所謂恆其德也釋詁秉執也哲

當作悲說文敬也言所執持在敬自成湯咸至于帝乙者江云咸

偏也左莊十年傳小惠未偏魯語作小賜不成咸偏義同言自成

湯偏數之至于帝乙今文無咸字者易卦泰與歸妹之六五皆云

帝乙歸妹易緯乾鑿度云孔子曰自成湯至于帝乙帝乙六世王同

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度云孔子曰自成湯至于帝乙帝乙六世王同

名不害以成功白虎通姓名篇易曰帝乙謂成湯書曰帝乙六世王同

代孫也六代孫即六世王亦即元孫之孫緯書多同今文禮檀弓

鄭注云易說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疏云先儒皆以

酒誥帝乙為紂父此先儒即賈馬也案殷本紀湯子太丁太子

太甲太甲子沃丁沃丁兄弟子小甲小甲弟仲丁仲丁弟王子

乙祖乙立殷復興不數兄弟相及則祖乙正湯之六世孫與白虎

通乾鑿度所稱帝乙合殷紀又云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此

紂父帝乙也又云帝乙立殷益衰是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此

人又與六世之說不合賈馬說非鄭同今文周易說是也成王畏

相者周語叔向曰詩曰成王不敢康注言文王武王皆自勤以成

其王與此成王義同畏相者敬畏輔相之大臣相若君夷所云成



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祖乙時則有若  
巫賢諸人也中論引成王作成正說見下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

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  
敢自寬暇自逸豫○惟御事二句今文無微○惟御

事云云者言商家治事之臣其輔國有恭敬之行不敢暇逸上畏

相君敬其臣此有恭臣敬其君中論譴交篇自王公至於列士莫

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今文無微○越

行文用經語疑有點竄未可據為異本矧曰其敢崇飲今文無微○越

矧曰其敢崇飲者釋詁崇充也言況敢云充其飲酒之量乎

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

文無微侯甸男衛邦伯今文作侯甸任衛作國伯○越在外服者

謂在外治事之臣說文服作反云治也侯甸男衛邦伯者孫云侯

甸男采衛經文蓋省采字邦伯者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

以爲屬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有伯八州八伯注伯帥殷之州長曰

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云入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

天下爲左右二伯此邦伯未必是二伯蓋即方伯也侯甸任衛作

國伯者白虎通爵篇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等者法三光也

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

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

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周制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

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

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案男即任國即邦多一

傳字盧文昭云白虎通引以子男從伯之義似作字亦非衍文王

鳴盛云殷本沿虞夏甸侯綏要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

周因殷禮但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三千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里必無九州之名此節蓋借周名以言之耳

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

云云者釋詁僚官也釋言尹正也亞次也服事也亞蓋正官之倖

惟服猶御事以上文例之百僚庶尹即有正者惟亞惟服即有事

者工亦事也宗工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

宗人之任事者越百姓里居里者○越百姓里居今文無徵○

越百姓里居者百姓百官說詳堯典其致仕居田里者王鳴盛云

載師三等采地疆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

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

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

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疏云有致仕者副

之者以在朝既有正田既致仕不可仍食采地身又見存不可無

地故公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鄭說畿內九罔敢酒于酒不惟不

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酒于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

敬酒于酒云云者說文酒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惟助

酒于酒詩蕩疏引鄭云飲酒齊色曰酒言醉則面色齊一惟助

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

行○惟助成王德顯二句今文無徵○惟助成王德顯云云者尹  
正也祇敬也辟君也言當時殷臣惟思助成王德有顯於民及正  
人以敬其君而已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其王紂也酣樂  
故無暇飲酒之事我聞亦惟曰二句今文無徵○我聞亦惟曰云云者後嗣王稱  
封僞傳止稱嗣王以今後連文非說文酣酒樂也呂覽分職篇高  
注飲酒亦作樂故史公云酒之失婦人是用紂之亂自此始也人厥  
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  
厥命罔顯于民二句今文無徵○厥命罔顯于民者言非特其德  
不足以顯即其命令亦無可顯於民者對上文言之祇保越怨不  
易者江云易復初九釋文引馬云祇詞也釋誕惟厥縱淫泆于非  
詁保安也言紂之行安於作怨而不思改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  
葬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葬三句今文無徵○誕惟厥縱淫泆于非  
葬云云者言紂之大惟其縱淫泆于非法以燕安喪其威儀民無  
不痛傷心者詩傳燕安也釋文泆又作逸亦作佚字同說文盡傷  
痛也从皿聿而聲周書曰民罔不盡傷心殷紀紂大最樂戲於沙  
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論衡語  
增篇傳語曰紂沈湎于酒以糟爲邸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  
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  
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

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惟荒腆于

聖人不言殆非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惟荒腆于

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惟荒

詩傳荒大也腆多也逸即佚也上引釋文可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證言紂大也於酒不思惟自止息其淫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者下文辜字當屬此為句辜罪也詩箋疾害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言紂心疾害很戾雖以天降死亡之罪懼之亦不知

說文很盤也言紂心疾害很戾雖以天降死亡之罪懼之亦不知

自克而生畏如祖伊告紂云天訖殷命惟王淫戲自絕紂言我有

命在天是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殷國滅亡無憂懼○辜見上

其證也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殷國滅亡無憂懼○辜見上

在商邑今文與古文同越殷國滅無懼今文無微○在商邑者白

虎通京師篇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制夏邑謂

桀也在商邑謂殷也據此今文家說以辜字上屬為句○越殷國

滅無懼者懼即離俗字釋詁云憂也言紂在商邑以及殷國之滅

皆無憂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祀見享升聞於天大

恐之日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祀見享升聞於天大

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咨○弗惟德馨香祀三句今文無微○弗惟

德馨香祀云云者說文馨香之遠聞者周語國之將興其德足以

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注馨香芳馨之升聞

者也登上也芳馨不上聞於天神不享也言紂不思以明德之馨

香薦祀升聞於天誕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

惟民怨文氣連下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

殷惟逸

紂眾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

羣自酒云云者詩傳自用也承上文言大惟民之怨氣及眾羣臣

之用酒腥穢上聞天之所以降喪亡於殷無愛於殷者惟紂淫決

故也上引釋文洪作逸同焦循云承上文言民則天非虐惟民自

怨矣而紂之羣臣自沈於酒不顧民怨於義亦順天非虐惟民自

速辜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者統紂與庶臣言自天視

之在下皆民也天降喪亡非天之暴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詰不

虐乃民自召之釋言速徵也徵召也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詰不

惟若此多詰汝我親行之○王曰封二句今文無徵○古人有言

王曰封云云者言不徒如此多詰欲康叔有所法戒○古人有言

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

言曰三句今文無徵○古人有言曰云云者釋詁監視也古本監

作鑒同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母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

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此引書順文改易非有異本國語申胥

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母監於水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於

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知吉與凶史記載湯征曰今惟殷墜厥

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書稱古人有言疑本此

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

厥命二句今文無徵○今惟殷墜厥命云云者陸俗字說文作隊

云從高隊也撫循也言今惟殷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監視於

是而循省予惟曰汝劼愆殷獻臣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

於是不平劼愆殷獻臣古文也今文獻當作儀○予惟曰汝劼愆殷獻臣者

說文劼愆也从力吉聲周書曰劼愆殷獻臣以解林劼獻賢也據

上文厥誥愆庶邦庶士王念孫說釋愆爲告此經當同命康侯叔以愼吉殷賢臣也今文獻作儀者以大誥例之當然下同侯甸

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愼接之況太史內史掌

文男作任矧太史友內史友今文無徵○男作任者說見上矧太

史友內史友者矧詞也下並同大戴禮盛德篇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辨注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王制疏引鄭云太史內史掌

記言記行案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疏引熊安期云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爲左史也內史所掌在

君之右故爲右史江云太史內史在君之右故曰友友從二又誼猶右也左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

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是其宜在公右而以手文著其義則友爲在右之義孫云友讀爲右親禮太史是

右注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廣雅釋詁右比也言左右史尤比近於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不愼况汝身事服行

故曰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美道服事治民乎○越獻臣百宗工三句今文無徵○越獻臣百

宗工者詩傳宗尊工官也賢臣百尊官統舉之矧惟爾事者言康叔執事之臣也服休服采者書疏引鄭云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

朝祭之近臣案說文休息止也故服休爲燕息之臣采之言事朝

祭大事故服采爲朝祭之臣孫云魯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朝月注云虞說曰大采衮職也少采黻衣也蓋掌朝祭之服矧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疇吝之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

任大○矧惟若疇圻父二句今文無微○矧惟若疇圻父者圻父

詩作祈父鄭箋祈畿圻父同左傳叔孫豹賦圻父字作壽詩疏云書曰

若壽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

畿之事與此同意定本作若疇與疏不合誤也案釋詁若順也司

馬主討逆用兵而本意以順壽萬民爲主故鄭云順壽萬民之圻

父也薄違農父者釋文違馬云違行也易訟象傳天與水違行違

行者違道而行宋刻白帖作薄韋農父羣經音辨韋違行也音同

書曰薄韋農父段云此據未改釋文也經文本作韋故僞孔訓遇

通卽回俗字馬釋以違行違行邪行也左傳昭德塞違卽大雅厥

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徐音回者徐以孔讀韋爲回故音回

也衛包以韋是皮韋而改爲違至開寶又改釋文讀者疑馬以行

訓違矣說文農亦古文農薄迫也司徒之職敬敷五教禁民爲非

民有違行則迫使改悔故曰薄違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

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則農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大

事屬司徒故知農父卽司徒也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大

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

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若保宏父三句今文無微

○若保宏父者若順也詩傳保安也宏父疑卽司空司空度地居

民則順安萬民是其職也孫云釋詁宏大也詩傳空大也宏與空

傳訓大知宏即空也定辟矧汝剛制于酒者說文辟法也廣雅釋  
詁剛強也上文侯甸男衛先庶邦後本國太史友至宏父由小臣  
及大臣言汝慎告殷之賢臣外內小大諸人以定法之不可易矣  
況汝之於酒復能剛以制之其孰敢不遵下文云云所謂剛制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  
佚古文也今文勿佚作無失○厥或誥曰者誥與告同勿佚作無  
失者王應麟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無失今未檢  
出何書段云君奭遏佚前人先王葬傳引**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  
**殺**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擇其罪重者而殺之○盡執  
文拘搗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拘獻段云說文搗有二義裂也  
一曰手指搗也周書之拘自當訓手指搗而獻字不可通恐是齊  
語義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拘獻合二字疊韻  
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尙書如是江云獻當爲濫壞字說  
文獻議罪也从水獻聲水取其平也言有告汝以羣聚飲酒者汝  
勿縱佚盡執拘而平議其罪以歸於周當殺者我其殺之先謙案  
既以示威亦**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  
戒毋專殺也**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家昭惡  
俗諸臣惟工三句今文無徵○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云云者釋  
迪諸臣惟工三句今文無徵○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云云者釋  
詁迪進也言又思惟殷紂之進用諸臣工乃沈湏于酒者特爲舊  
染所汙且勿以爲罪而即殺之段云惟工俗本誤百工自明迄今



官書不誤王鳴盛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

明訓以享國○姑惟教之二句今文無徵○姑惟教之云云者釋

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此享當爲獻之江云禮射

議案周公詒詞嚴厲而和緩原以待其自新紬繹經文江說固不

可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

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乃不

用我教辭四句今文無徵僞傳謂康叔同於見殺之罪謬甚○乃

人不能收恤之此人將不獨繫於汝之政事而濁亂教化是亦同

於誅殺之王曰封汝典聽朕恣王曰封汝典聽朕恣今文無徵○

罪而已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告勿辯乃司民酒于酒辨使也勿使汝主

也言常聽朕告說見前勿辯乃司民酒于酒辨使也勿使汝主

當正身以帥民○勿辯乃司民酒于酒今文無徵○勿辯乃司民

酒于酒者欲嚴酒禁惟親民之官是賴故上文雖詰恣外內大小

諸臣此復專言司民之吏勿使酒爲尤要也段云案序王俾榮

伯作賄肅慎之命馬本俾作辨確詰平來來示予平一作辨平俾

辨一聲之轉

#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衛世家周公懼康叔  
子觀爲法則也梓材示康叔可法則張守節正義云若梓人爲材君  
子觀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  
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喬音作二三子往觀之見  
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實晉晉然而俯攢攢攢有  
木焉名杼杼音作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杼實晉晉然而俯攢攢攢有  
趨登堂而跪周公仰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  
實告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事亦見說苑建本篇論衡譴告篇  
世說新語排調注文選王憲序注御覽宗親部引略同皮云史  
記於此篇不載其文而云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亦同大傳之義  
與馬鄭書序同又自序云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  
告是今古文皆以梓材爲誥康叔之書其兼載伯禽事者大傳一  
書本別撰大義非必字字與經比附此事元有康叔在內故附見  
周公命康叔書中喬梓之梓與梓材之梓其字偶同本不相涉伏  
生並非以喬梓之梓釋梓材文義也梓材一書周公誥康叔並戒  
成王文王世子云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此  
之三笞卽抗法之意康叔齒少故同在子弟之列且周公攝位康  
叔亦在臣列臣子一體故並笞康叔論衡譴告篇云康叔伯禽失  
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

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是梓材告康叔古  
經傳無異義或以此為詰伯禽之書左傳所云命以伯禽或更加  
以附會皆非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眾人之賢者與其小

家之政於國○王曰封三句今文無微達當作通○王曰封云云

卿大夫采地大家皆有采邑故云于邑謂中國之都邑也以厥

臣民達大家則一國之情皆通達作通者以今文例之當然以厥

臣達王惟邦君王教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

今文無微達當作通邦當作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者書疏引

鄭云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江云如鄭說經惟字誤

當為暨暨與也以臣達王與邦君謂使其臣往來聘問以聯邦交

之誼康叔所職乃當州之牧故得總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師師今文無

微○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者釋言若順也釋詁恒常也越同粵  
於也師眾也周禮鄭注師猶長也孫云此師師當訓為眾長言汝  
當順常道於以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  
告我之眾長也司徒司馬司空尹旅者司徒司馬司空  
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司徒司馬司  
尹旅二句今文無微○司徒司馬司空尹旅者司徒司馬司空

爲三卿內則鄭注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王制疏引崔靈恩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尹旅者江云尹謂大夫旅謂眾士釋詁尹正也旅眾也曰子罔厲殺人者逸周書謚法解殺戮無辜曰厲言使羣臣知我之意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爲君之道順常典而禁淫刑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亦厥君先敬勞二句今文無徵○亦厥君先敬勞云云者肆遂也見堯典釋詁徂往也言臣之善惡視其君亦其君率先之以敬勞也肆往姦宄殺人厯人宥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厯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肆往姦宄殺人厯人宥今文無徵○肆往姦宄殺人厯人宥者言使臣行罰遂往於姦宄殺人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折獄之事厯訊其人而於中有所寬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古文也今文作彊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釋文戕馬云殘也王鳴盛云宣十八年經邾人戕鄆子于鄆賈逵注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是戕爲殘也先謙案承上文言其臣能寬宥罪人者故亦由見其君刑獄之事凡殘人傷人者皆能原情有罪上行下效之驗今文作彊人有者論衡效力篇引如此段云彊戕音同宥有音同王啟無敗字先謙案戕彊音近而誤有是宥之壞字解義當同王啟監厥亂爲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王啟監

厥亂爲民者太宰立其監鄭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  
王啟監厥亂爲民引與此經同案康叔代管叔監殷民故周公特  
舉王啟監之義以見任重也釋詁亂治也言其治專以爲民欲保  
安之非欲戕虐之王開賢厥率化民者論衡效力篇彊人有王開  
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  
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段  
云啟開音同爲化音同古文亂作畢與率相似賢監形略相似又  
云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解  
康誥曰于和舒祗祗馳驅此用今文尙書開賢字親祿諫曰  
船補皮云鄭注大傳云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爲  
病將以開賢代之也亦用今文開賢字先謙案古文作啟今文作  
開說見皋陶謨王開賢厥率化民者言王之進達賢人致之開顯  
其在督率化導斯民乎言不重刑罰王充習今文尙書所引曰無  
乃歐陽家舊說鄭君書贊云歐陽氏失其本誼蓋此類也

**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當救民無得相殘傷  
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曰無  
胥戕無胥虐今文無微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偶古文也今文敬作  
矜今古文屬作媾合由以容今文無微○曰無胥戕無胥虐者大  
司馬疏引鄭云無胥戕無相殘賊無胥虐無相暴虐釋詁胥相也  
○今文敬作矜者大傳梓材傳云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  
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  
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  
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段云此釋至于矜寡而推言之

蓋古文作敬今文作矜矜亦作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正其比例今古文屬作嬀者說文嬀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于嬀婦緇黜于狴小段云說文蓋存壁書元文孔安國讀嬀爲屬如讀珣爲好嬀爲朋恒爲恒之比所謂以今文讀之也嬀之本義爲婦人妊身許必有所受之屬婦與敬寡儼句則爲存恤聯屬之義鰥寡儼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鰥與寡義同則爲存恤聯屬之義鰥寡儼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雅雖非孔鮒之書其說必有所本蓋今文家說也今文作屬故孔讀嬀爲屬芻聲蜀聲古音同在尤侯一類故孔得知其假借崔瑗清河王詵惠於嬀婦崔蓋見古文故書者婦卽寡也皮云此與呂刑哀敬折獄皆當從今文作鰥作矜此爲鰥寡之鰥亦可作矜彼爲矜憐之矜亦可作鰥古鰥矜通用僞孔本皆作敬或卽僞孔改之或古文以聲近假借要其義必非恭敬之敬也段過信僞傳云屬婦與敬寡儼句失之又謂孔安國讀嬀爲屬今文說當如小爾雅其說尤謬崔瑗非習古文者未必見壁中故書所據當是今文崔所撰百官箴多同今文可證說文作嬀與崔所引書合是今古文皆作嬀廣雅嬀嬀也玉篇嬀婦姪嬀也廣韻嬀姪嬀其義皆同說文張揖亦習今文而與崔瑗皆同說文之義則說文非必用壁中字也小爾雅與僞孔傳同出王肅皆不可據朱子疑孔傳之僞云訓詁皆出小爾雅最爲卓見以段之精識豈不知孔傳小爾雅皆是僞書乃信小爾雅爲今文僞孔傳必是孔安國元本云孔安國讀嬀爲屬一似今古文皆不作嬀者豈許崔所據乃不如王肅之可信乎且如其說孔讀嬀爲屬則說文訓爲妊身而引周書

者當是假借嬭與屬非一字崔何以用經義云惠於嬭嬭若嬭非  
妊身當讀爲屬而訓以聯屬屬逮試易其文曰惠於屬嬭豈可通  
乎先謙案據說文引嬭婦上句對文必是矜寡矜無緣通作敬若  
以敬爲禮敬則宜加敬者豈獨一寡且至于二字文氣不順江聲  
云偶孔作敬不詞呂刑哀矜偶孔作哀敬以彼況此敬字乃偶孔  
所改其說是也至改嬭婦爲屬婦恐其說之不足取信而別撰小  
爾雅以輔行之其作偶之迹欲蓋彌章此屬字當仍從說文作嬭  
崔瑗東漢人其撰述用今文不得據說文引經以爲崔用壁書且  
說文引書元不專取古文也皮以爲今古文皆作嬭是○合由以  
容者周禮鄭注合同也詩傳由用也言窮民無告卽有罪亦同用  
寬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知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  
之不可勤○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今文無微邦當作國○  
王其效邦君云云者廣雅釋言效考也言王者之考察邦君及于  
治事之臣其命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  
用何者爲先乎**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安民用古王  
道如此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引養引恬三句今文無微○引養  
引恬云云者釋詁引長也說文恬安也辟法也言王命其臣惟長  
養民長安民而已自古王者如此監臨**惟曰若稽田既勤敷畱惟**  
其陳修爲厥疆畎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  
教化○惟曰若稽田三句今文無微數當作傳○惟曰若稽田云  
云者惟思也宮正鄭注稽猶計也稽田者計度其地而規畫之數

布治之也。菑者說文云才耕田也。釋地田一歲曰菑。郭注今正東  
呼初耕反。草地反。草曰菑。詩大田鄭箋民以利柁熾菑發所受之地與  
初耕反。草義合。或作菑。陳者詩信南山維禹甸之。稍人注引作敵。  
云甸治是陳修。猶言修治也。說文疆界也。賦篆文作。云六畎爲  
一畎。水小流也。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柁爲耦。耦之伐廣  
尺深尺。謂之。倍。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又云  
方百里爲。廣二尋深二仞。以讀若滄同。蓋用考工記文。言譬若  
計田既勤力以敷土。反草當思修治之爲正。其經界猶治國之先  
正其綱紀也。敷作傳。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如人爲室  
者以今文例之。當然。若作室家二句。今文無徵。惟其塗塈  
垣墉。惟其當塗塈茨。蓋之。若作室家二句。今文無徵。惟其塗塈  
茨。今古文塗當作數。古文一作敷。若作室家既勤垣墉者。釋文  
引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孫云。吳語君有短垣而自踰之。短即卑也。  
詩良邦其崇如墉。崇即高也。惟其塗塈茨者。釋文引馬云。塈  
色說文塈仰塗也。塈白塗也。茨以茅葦蓋屋也。經言譬作室家既  
勤力爲牆。當以白色塈飾之。又以茅葦覆蓋爲屋。以喻政事修舉  
乃有成也。今古文塗當爲數者。書疏云。二文皆音數。即古塗字。明  
其終而塗飾之。段云。集韻十一模數同。都切。塗也。周書數丹。履去  
聲。十一莫數徒。故切。塗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數音徒。書數。惟其數塈  
茨。又同路切。丁賈皆據釋文。然則古文尚書音義。必有數音徒。塗  
也。又同路反。之文明矣。自衛包改數爲塗。而孔疏猶存數字。此如  
牧誓弗御克奔。改御爲返。而御字猶存於疏中也。陳鄂盡取音義  
之文去之。人莫知梓材古字矣。數得音徒者。如彝倫攸殛。讀當故  
反於莧。亦作於擇。皆畢聲字也。中論治學篇引書。惟其塗丹。履中



論經宋人校正必盡改其不與今尚書同者未可據也文選張華  
志詩李注引尚書亦作塗字恐唐初本已不畫一劉云敦當如  
字讀說文敦終也言塗茨丹履所以終垣墉樸斲之事也起下用  
敦先王受命先謙案劉說是書疏云明其終而塗飾之亦訓敦爲  
終蓋言塗則塗義已顯卽下文丹履之上亦不待加塗始明  
今古文皆作敦不作塗固無疑義古文一作斲者說見下若作  
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履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  
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若作梓材二句今文無微惟  
其塗丹履今古文塗當作敦古文一作斲○若作梓材者篇首釋  
文云梓本作梓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  
曰冶孫云說文以梓爲李字之古文馬以爲梓字蓋木大傳古字  
以子爲聲考工記有梓人爲筍虞爲飲器爲侯因梓材美以名工  
也陶人治氏俱見考工記旣勤樸斲者釋文樸馬云未成器也說  
文樸木素也謂木質去皮存素者說文斲斲也謂斲治爲器惟其  
塗丹履者釋文履馬云善丹也說文同書疏引鄭云山海經云青  
丘之山多有青履案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履與丹連文知非青  
履故馬以爲丹之善者而鄭以爲丹青二色也今古文塗當爲敦  
者說詳上古文一作斲者說文丹下引周書曰惟其斲丹履隸古  
定本二塗字皆作斲江云說文斲開也斲斲連文不可訓開斲塗  
聲相近蓋借字先謙案土木在內塗茨丹履居外與開義今王惟  
亦合以喻國旣治理更須修明制度典章使粲然可觀也今王惟  
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國當法之○今王惟曰三句今文無

傳○今王惟曰者周公自謂也皮云或以此為周公戒成王則康  
誥篇首呼成王為孟侯於此又呼為王首尾兩歧似非塙詰康誥  
篇首王若曰鄭注云總告諸侯此以下當為總告諸侯之詞蓋封  
康叔時候甸男邦采衛諸侯皆在故云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今王  
者周公自謂所謂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公若以此自儆而戒成王  
之意即在其中若以王屬成王則成王時為太子未得稱王也先  
謙案皮說精塙不可易○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者此既勤與  
上三既勤喻意相應釋詁懷來也眾經音義十二引倉頡云夾輔  
也周公又總告諸侯云先王文武既極勤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  
勞用大顯明其德懷來諸侯以為夾輔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  
既用明德服眾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方皆來賓  
邦當作國○庶邦享作云云者釋詁享獻也詩傳作始也享作猶  
言作享儀禮鄭注方猶併也言眾邦諸侯始來朝獻兄弟之國併  
來賓服亦既奉用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  
先王之明德矣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  
二句今文無微邦當作國○后式典云云者說文后繼體君也釋  
言式用也江云后之言後對先王言故曰后先謙案此後謂成王  
意戒之不顯言後來繼體之君仍用先王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  
之典以安集諸國則諸侯大來朝享矣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  
疆土于先王肆王之道遂大○皇天既付中國民古文也今文付  
作附越厥疆土于先王今文無微○付作附者王應麟藝文志攷  
云漢人引皇天既附中國民案釋文付馬本作附付附古通高宗

彤曰天既付命正厥德殷紀付命作附命是其證說文付與也越  
厥疆土于先王者言天既與中國民人及其疆土於先王文武肆  
字當下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  
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肆王惟德用三句  
也先迷民謂為紂所惑羣溺于酒者後迷民謂為管叔武庚所惑  
而畔亂者言今王惟德之用務和悅懌服此先後迷民也江聲引  
詩縣傳相道前後曰先後說先後為教道之於義亦通用懌先王  
受命者釋文懌字又作敷案又作本是也此與上文敷堅茨敷丹  
履相應言用終先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  
王所受大命也  
則我周家惟欲使至于萬年承奉王室○已今文作熙若茲監今  
文無徵惟曰欲至于萬年今文與古文同○已今文作熙若茲監今  
之當然若茲監者與上王啟監自古王若茲監相應言如此監臨  
其民今文同者孟子盡心篇趙岐注引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岐用  
今文也萬年言其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子孫累世長君國  
久惟王下屬為義子子孫孫永保民以安民○子子孫孫永保民  
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盡心篇趙岐注引子子孫孫永保民  
經言惟我周王子子孫孫長保有斯民也此篇三言監指公侯伯  
子男各監一國者言而康叔實為牧長往監殷民時四方諸侯  
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並普戒侯甸男采衛且以勉王如此

尚書

孔傳參正二十一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卽政因相宅以作誥○書序成王在豐欲宅

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周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

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

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

召誥洛誥魯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

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

之先謙案史公以召誥洛誥爲周公攝政七年作是也說詳下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今文同者漢書律曆志

云三統厯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

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

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顏注今文尚書之辭釋名釋天云

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還相望也大

司徒疏詩文王疏引鄭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

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王鳴盛云

鄭言一月二月者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江云武王有天下

以建子月爲年首而稱一月不言正月者武成篇一月壬辰是也

時未遑制禮故政月而不稱正至六年周禮成而洛誥當七年時  
猶詔王稱殷禮明必待七年反政之明年爲成王元年乃稱正也  
王鳴盛又云鄭以此篇爲居攝五年事者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  
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成周事故鄭以爲居攝五年是本之伏生也  
魯世家作七年劉歆三統厯以召誥洛誥爲一年內事洛誥是七  
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反政之時者據經文云王朝步自周  
以營洛邑作召誥爲在七年反政之時者據經文云王朝步自周  
下文云周公朝至于洛周公至是不稱王經文又云錫周公又有  
旦曰故知在反政之後也此蓋孔安國古文說大傳以爲在攝政  
五年者今文異說也皮云鄭從大傳以作召誥在五年洛誥在七  
年史公劉歆以作召誥洛誥皆在七年以經考之當以史記與劉  
歆之說爲合然大傳之說亦自不誤大傳云四年建侯衛五年營  
成周封康叔在四年而康誥篇首已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者蓋三監既平遷殷民於洛邑以其餘民封康叔於衛皆一  
時之事故建侯衛營成周於四五年連言之基謀也營亦謀也公  
於四五年定其謀七年乃成其事而作召誥洛誥營洛大事非一  
時所能辦大傳言其始史記要其終兩說互證益明本無違異伏  
生云五年營成周不云五年作召誥召誥與洛誥文勢相接不得  
以爲相隔二年鄭過求分析失之拘泥用伏說而非伏意伏無五  
年作召誥之文王從鄭駁史固非孫從史駁伏亦非也周紀以爲  
復政乃營洛世家以爲營洛乃復政據大傳營成周在致政前處  
當以世家之說爲正蓋洛邑未成制作未定公必不遽復政也走  
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

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越六日乙未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今文與古文同越一作粵○越三日丁巳漢  
三統麻引召詰作粵六日乙未與云一作粵越三日丁巳漢  
志作越是今文亦有作越之本說文作粵是古文亦有作粵之本  
也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者大傳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  
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無于字蓋皆省文非異本也集解引  
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無于字蓋皆省文非異本也集解引  
馬云周鑄京也豐文王廟集解及詩王風譜疏曲禮疏引鄭云步行也  
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集解及詩王風譜疏曲禮疏引鄭云步行也  
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  
遠爲父恭也於此從鎬京行至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武王  
可知父恭也於此從鎬京行至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武王  
廟者考親於祖既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  
告祖廟必及禰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  
公後往○惟太保先周公相宅今文與古文同○惟太保先周公  
相宅者大傳周傳如此皮云宅疑作度史記漢石經及漢人引三  
家尙書三家詩宅皆爲度今文如此逸周書有度邑篇言營洛之  
事大傳云營成周其義當爲度此云宅疑後人改之先謙案皮說  
是下同不復出魯世家云使太保召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  
公先之雒相土集解引鄭云相視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  
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  
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越若來今文無徵三月惟丙午肫今  
文惟一在三月上肫一作蠡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今

文無徵○越若來者越同粵越若猶粵若皆詞也王引之云釋詁  
來至也越若來三月言至三月也逸周書世俘解漢律厯志引武  
成篇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文法與此同三月惟丙午  
臚者說文臚下云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臚今文惟一在  
三月上者律厯志云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詰曰惟三月  
丙午臚孟康注臚月出也志又引畢命豐刑六月丙午臚字亦作  
臚一作養者王應麟漢藝文志攷漢儒引經異字作維丙午養段  
云未檢出何書此惟丙午臚之異文今文也臚從月出意出雙聲  
方言養作也廣雅載出也越三日戊辰云云者太保以五日之朝  
至洛相卜所居孫云丁未至戊申自豐至洛行十四日吉行日五  
十里豐至洛七百里段云此洛及下洛沛天厥既得卜則經營已  
官序官鄭注並作雒此古文作雒之大驗也厥既得卜則經營  
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厥既得卜則經營  
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魯世家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國見  
史公據此經說其意可爲今古文同之證詩靈臺傳經度之也越  
士喪禮鄭注營猶度也楚詞九歎王逸注南北爲經東西爲營越  
**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戌以眾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  
驟輶箱所治之位皆成言眾殷本其所由來○越三日庚戌四句  
今文無徵○越三日庚戌云云者大傳云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  
黨各攻位於其庭周書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  
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鄭本雒解乃作大邑成周於雒水北因於郊山  
以爲天下之大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壘注五

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路寢王所居明堂在國南王  
鳥盛云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  
依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通符其數  
今略其奇數也書疏引鄭云納限曲中也江云作邑大事豈能五  
日而成且下言庶殷丕作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  
則此言成但規畫就緒耳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成之明日  
而朝至於洛納○若翼日乙卯二句今文無微○若翼日乙卯則  
云云者若亦越也翼當爲翌下同不復出衛包改翼說詳金縢貝  
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則達觀于新邑  
之當然石經顧命史漢禹貢可證段云達觀如今諺云通看一徧  
書疏引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劉云下文郊社之  
事王親舉之洛誥亦云孺子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  
來相宅則是時王亦至洛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三日用  
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  
見可知○越三日丁巳二句今文與古文同古文越一作粵○今  
文同者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  
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  
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鄘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  
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又王商等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大壇祭天也  
瘞瘞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大壇祭天也  
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  
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  
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



禮必於國郊白虎通郊祀篇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  
甲三日丁也皆可以用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日  
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  
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  
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五經  
通義云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復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漢郊  
祀志元始五年王莽改祭禮曰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  
祀天地于南郊後漢禮儀志云上丁祠南郊蓋漢人用今文家說  
據此經爲郊日用丁之證皮云據漢志匡衡王商等奏古皆南北  
郊分祭天地周書作雒解但云設巨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  
稷不及北郊者文不備耳後人乃用王莽謬說以爲天地當合祭  
又謂古無北郊北郊即社皆非是又據王商等議牛二乃加牲告  
徙新邑故用二牛或兼稷牲言之亦非也古文越一作粵者說文  
粵于也審慎之詞者地游从家从弓周書曰粵三日丁亥段云家  
即審字粵上體从家也丁亥乃丁巳之誤孫云洛誥云駢越翼日  
牛此不言其色者時尙稱殷禮用白牡也丁巳月十四日越翼日  
**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  
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越翼日戊午三句  
今文與古文同僞傳用王肅說見下○今文同者白虎通社稷篇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  
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  
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  
一豕一又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

曰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皮云白虎通所引今文義皆出孝經援神契觀彌補神類碑經緯鄭玄注引今文義皆出孝經援神契即今孝經說也今尚書說與今孝經說同故白虎通引之足見漢世諸儒今文家說無不相通鄭駁異義亦用今文說王肅好與鄭異乃以社稷爲句龍柱棄而聖證論馬昭已駁之僞傳同肅義此亦僞傳出肅之一證論衡祭意篇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亦同今文之說而又引左傳禮記句龍柱棄之文並云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是漢人異說有以禹爲社者漢平帝元始五年用王莽議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淮南子曰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要皆不若今文義塙也續漢祭祀志注引鄭義難社土神云再特于郊牛犢雜牝牲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三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鄧義以牛二爲后稷配與王商等議不合以用三牲爲立社祀句龍乃古文義仲長統答鄧義難以爲社祭土神用今文說周書作雩解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壇東靑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驛土中央疊以黃土與白虎通義合獨斷云天子社稷二壇方廣五丈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列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偏覆故封社稷劉云舉社以見稷僞傳社稷共牢誤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侯甸男邦伯

伯卽州牧也

越七日甲子二句今文當與古文同男邦當作任

國○今文當同者漢書王莽傳公以入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  
書臨賦營築朝用書倣此經文知今文同也男邦作任國者以禹  
貢酒誥例之當然三月甲子二十一日也距乙未三十日左昭三  
十三年傳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  
議遠通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既命殷庶  
侯蓋周公以此類書於冊以命侯甸男服之邦伯厥既命殷庶  
庶殷丕作其已命殷眾眾殷之民大作言勸事○厥既命殷庶二  
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句大功畢成顏注平  
字或作丕亦大也王念孫云隸書丕字或作平與平相似因譌  
而爲平先謙案丕作亦倣此經文是今文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  
同之證江云作訓起又訓爲言大起趣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  
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觀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  
庶邦冢君二句今文無微邦當作國下同○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云云者以猶與也鄉飲酒禮主人與賓三揖鄉射禮作主人以賓  
三揖是其證書疏引鄭云因大戒天下故與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諸侯出取幣引見鄭讀以爲與也餘詳下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錫周公曰三句今文無微○錫周公  
者釋詁錫賜也陳所取幣以王命賜之後漢宗意傳昔周公懷聖  
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又何敝傳奏記  
宋由云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  
周公束帛書疏引鄭云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

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  
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王大弓此時所賜  
江云小行人合六幣璋以皮是璋必配以皮也陳云鄭此注用今  
文說公羊傳何休注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  
故錫以白何亦用今文說故以白璋與寶王大弓爲成王特賜周  
公與鄭同皮云陳說非也公羊傳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公羊以  
寶王大弓爲三物璋判白玉也弓繡質大弓也龜青純寶也禮禮  
器天子以龜爲寶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是龜青純稱寶  
之明證此三物皆周所以封魯公者非所以錫周公左定四年傳  
祝鮀曰分魯公以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龜名  
繁弱也禮明堂位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  
天子之戎器也是封魯公有大璜封父龜大弓與祝鮀說同惟公  
羊傳不言璜而言璋稍異何休云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  
五玉盡亾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何言五玉與白  
虎通以珪璧琮璜爲五瑞說同璜又以前時爲五玉盡亾則  
魯之分器璜亦當在內傳不言璜而言璋者以郊天之物特舉之  
是公羊與左傳禮記本無不合公羊亦非謂魯之寶玉內無璜也  
鄭注禮記誤以封父爲國名不知左傳之封父繁弱卽公羊之弓  
繡質龜青純遂疑寶王大弓非封魯之分器既非封魯之分器則  
當是特賜周公此致誤之所由來也然鄭云蓋亦以無明文爲疑  
詞陳援何以阿鄭然何說具在未嘗以爲成王特賜周公也何敞  
六世祖比干學尙書於晁錯則敞當亦治今文家說者以幣爲束  
帛今文說不誤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者釋詁旅陳也漢書高紀注

若及也言旅王及公則王在矣孫云洛誥公既定宅俾來視予卜  
休恆吉則相宅時王雷西都未來當於使來告卜之後來洛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召公指戒成王而以眾殷諸侯於自乃御

殷二句今文無徵○誥告庶殷云云者詩思齊鄭箋引書曰越乃

御事無自字自蓋衍文時眾殷諸侯及治事之臣咸在召公欲大

顯周公之功德於天下並以誥徧鳴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

告眾殷及其治事者使皆明聽之國殷之命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

無徵○鳴呼皇天上帝云云者釋誥元首也書疏引鄭云言首子

者凡人皆天之天子為之首爾改下十字為一句言改易其首

子大國殷之命茲語詞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

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惟王受命三句今文無徵○惟王

受命云云者詩傳疆竟也釋誥休慶也恤憂也言天改殷命王既

受之無竟惟慶亦鳴呼曷其柰何弗敬何其柰何不憂敬之欲其

即無竟惟憂也敬今文無徵○鳴呼曷其柰何弗敬者曷當作害見上段云柰何

止借用李柰字俗製奈字唐石經用之集韻十四太柰果也一日

那也無奈字陳云據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天既遐終大邦

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奈則奈字當出今文尚書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  
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天既遐終大邦二句今文無微邦當作國○天既遐終云云者案說文無遐字詩泉水傳訓遐為遠則遐字古當作遐孫云遐當為假釋詰假已也言天既已終殷之大命此殷越厥後王後民茲服之先智王猶多在天非不欲右助其子孫

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後王紂也言及其後嗣王與其後之民同此天下非不於此服厥

其天命服命者奉持在身猶言被命矣下文有夏服天命同終智藏瘵在良臣○厥終智藏瘵在今文無微○厥終智藏瘵在

者書疏引鄭云瘵病也江云及其終也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段云瘵俗字蓋本作繇俗人以其訓病改作瘵康詒同爾雅繇病

也郭注引書曰智藏繇在邢疏云智藏繇在者周書召詰文似邢所據注尚未作瘵今本爾雅注作瘵釋文繇字下云古頑反注瘵

同考說文玉篇廣韻唐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瘵字恐釋文本止是注同二字夫知保抱攜持厥婦

子以哀籲天徂厥亾出執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三句今文無徵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云云者釋詁知匹也徂往也保同繇說文小兒衣也籲呼也言丈夫有匹偶者綴負其子攜持其

婦以悲哀呼天其往亾他方或出而被拘執冤苦如此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嗚呼天

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願視天下有

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嗚呼天

亦哀於四方民三句今文無徵○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云云者

說文眷顧也釋訓戀戀勉也言四方之民哀呼天天哀此民而欲

拯救之其眷顧而命我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敬德視古先

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王其疾敬德二句今文無徵○王其

疾敬德云云者言王當速敬德以答天眷命之意釋詁速疾也相

視也魯語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

昔曰先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天道從而子

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

天迪從子保三句今文無徵○天迪從子保云云者迪道也書疏

引鄭云面猶回向也墜俗字當為隊說文從高隊也言天開道夏

禹在位又從其子保右之禹亦回向稽度天心而順之今時既隊

失其今相有殷次復觀有殷○今天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

命安湯者亦如禹○天迪格保二句今文無徵○天迪格保云云者

文選蕪城賦注引倉頡篇格量度也言天開道量度而保右殷者

亦如夏殷王亦回向今時既墜厥命墜其王命○今時既墜厥命

稽度天心而順之今時既墜厥命今文無徵○今時既墜厥命

者王先慎云厥承天言上文同下乃早墜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

厥命亦言墜天命也偽傳皆訓為王命非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今冲

子嗣則無遺壽者古文也今文壽者作者老○壽者作者老者漢

書孔光傳太后詔曰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曰其

書曰無遺耆老顏注言不遺老成之人也釋詁耆老壽也

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

謀從天道乎言至善○曰其稽我古人之德二句今文無徵○曰其稽我古人之德云云者矧況也有讀為又自從也言所以無遺

老成者曰其能稽攷我古人之德以匡正君心況曰其又能考謀以從天道乎稽謀自天猶面稽天若也

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

之美勉之○嗚呼有王雖小三句今文無徵○嗚呼有王雖小云云者有詞也詳下說文誠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不能誠于小民

定王雖幼沖天之首子哉其大能和於小民乃今之休慶也王

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

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王不敢後用顧二句今文無徵○王

不敢後用顧云云者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官覈求得諸傳嚴殿

本紀得說于傳險中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必于殺之豈嚴何注其

處險阻隘執是嚴為險也說文暑暑也周書曰畏于民暑讀與

巖同則暑亦險也小民難保其險有若暑然故曰民暑言今民情

雖和未可保持其險若暑後顧有無疆之憂慮故云王不敢後以

顧也惟當畏於民暑時自敬德而已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孫皆依說文以顧字上屬為句今從之

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王來



王者京師必擇土中何所以均教道乎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論衡難歲篇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雖則土之中也云九州之內五千里與歐陽家說同史記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漢書地理志昔周公營洛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婁敬傳成王乃營成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新序善謀篇引同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新書屬遠篇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輪將徭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方百里中之而爲都輪將徭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輪將者不苦其勞徭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歡樂其土此天下所以能長久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適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此皆今文說以中土爲道里均兼有懼慎易以之意也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此正周公作洛之事書疏云鄭以旦曰其作自爲用說文服治也言王來繼天立極用出治於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旦曰二句今文無微○旦曰

云云者禮曲禮君前臣名案成王卽政雖在明年此時已正君臣之分故稱王稱旦也述周公之言云爲大邑於土中自是可以配天皇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徵○祀祀于上下云云者慎祀於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用是土上下神祇其自是於此土中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用是土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王厥有成命二句今文無徵○王厥有成命云云者釋詁注卽猶今也今亦訓卽漢書多以今爲卽言王其有天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之成命治民卽獲休慶矣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王先服殷御事二句今文無徵○王先服殷御事云云者言治民之先當治殷治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務相和叶日本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介作途近段云僞傳凡介皆訓節性惟日其邁臣時節其性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途而譌介節性惟日其邁今文無徵○節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節性惟日其邁今文無徵○節性惟日其邁者呂覽重己篇節乎性也高注節猶和也釋言邁行也詩小宛我日斯邁言治諸御事當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爲其天性而勉以力行惟日進於善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爲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王敬作所二句今文無徵○王敬作所云云者衆經音義三引三蒼云所處也言王者當以敬爲居處猶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王既以敬治羣臣豈可不以敬自處乎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可不監

監作鑒者後漢崔駰傳駰獻書誠寶憲曰書曰鑒于

有殷可不慎哉以此推上句監于有夏亦當作鑒

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所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

有歷年者若君夷云多歷年所言夏殷之先多賢王故有歷年若曰夏殷服天命歷數本來長久則非我敢知服義見上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言榮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

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四句今文無徵○我不敢知曰云云者釋詁延長也其者不定之詞不其延謂短祚言夏殷後王之

亡若以爲天命不延亦非我所敢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歷年

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三句今文無徵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

知○我不敢知曰四句今文無徵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今王嗣受厥命三句今文無徵○今王嗣受厥命云

云者言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思惟此夏殷二國之永命者而繼其成功可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

爲政之道亦猶是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文也今文作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今文無徵○今文云云者論衡率性篇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

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諸戒成王曰今王

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

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段云嗚呼作於戲與蔡邕石經合孫

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

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

爲入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

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

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皮云左傳國君十五

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

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

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非嬰孩所能也○自貽哲命者江云哲

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者也命也賢智賦於命是哲命謂

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善也孫云言

王初服如教子之初自傳之以明哲之命也

凶命歷年

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知今

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知今

之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

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微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以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

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也猶言為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今文

無微○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亦

敢殄戮用乂民

殄戮用乂民今文無微○亦敢殄戮用乂民者江

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鄭注二者皆並曰敢言不

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

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

若

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

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微○若有功者言順以導之則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

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為天則乾元即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乃惟用法於天下

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今文無  
徵○小民云云者釋詁刑法也顯光也言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  
天下於王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有光顯

歷年

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  
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上下勤恤四句今文無徵○上下

勤恤云云者不詞也式用也替廢也我君臣勤勞憂恤其曰我欲  
受天命如有夏歷年之久用勿廢有殷歷年之久冀得兼有之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永命古文也今文無欲字○無

欲字者潛夫論正列篇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  
樂者天悅喜而增厥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勤恤即  
安民安民乃命永是說此經之義也江云太善拜手稽首曰予小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民安樂則天說喜也拜手稽首曰予小

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  
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

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拜手稽首曰二句  
今文無徵○拜手稽首曰云云者書疏引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

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  
與羣吏案以猶與也釋文讎字或作酬說文讎猶應也讎應即酬

應諸侯羣吏皆為王治民者曰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  
與民接對故謂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民百君

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越友民古文也  
今文友作有保受王威命明德今文無徵○友作有者讀漢律應

志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茲今文作有民如牧誓友邦史記  
作有國不作朋友解有者詞也有民民也有國國也有王王也保  
受王威命明德者釋詁保安也我小臣與百君子王末有成命王  
及民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言畏王威兼懷王德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  
命王亦顯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未終也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  
王終有天之成命則王亦光顯於四方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  
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  
與小民受天永命○我非敢勤三句今文無徵○我非敢勤云云  
者釋詁勤勞也勞於身爲勤勞於口亦爲勤詩采芣序杖杜以勤  
歸也疏云勤者陳其勞苦陳人之勞苦爲勤陳己之勞憂亦爲勤  
也召公所以詰王者頻煩反復所謂勞於口者是勤之義也又謙  
言我非敢爲是勤苦相戒諭惟恭奉此幣以奉王能祈天永命而  
已幣卽上文入錫周公之幣周書謚法解孔晁注供奉也共作供  
衛包所改  
說見前